

第五十二篇 藉著保羅一班同工的職事，在外邦地的繁殖（十八）

讀經：使徒行傳十九章二十三節至二十章十二節。

在本篇信息中，我們要來看行傳十九章二十三節至二十章十二節。十九章二十三至四十一節記述在以弗所的大擾亂。二十章一至十二節描述保羅經過馬其頓和希臘到特羅亞的行程。

在以弗所的大擾亂

十九章二十三節說，『那時，關於這道路，起了不小的擾亂。』我們曾經指出，在使徒行傳裏，『這道路』是指神新約經綸裏主完全的救恩。

撒但抵擋神國的開展

二十四至二十六節繼續說，『有一個銀匠，名叫底米丟，是製造亞底米銀龕的，他使這行手藝的人作了不少生意，他聚集他們和同行的工人，說，諸位，你們知道我們是倚靠這生意發財的。這保羅不但在以弗所，也幾乎在全亞西亞，引誘迷惑許多群眾，說，人手所作的不是神，這是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。』二十四節的底米丟不是約參十二節的低米丟。這底米丟是個銀匠，是製造以弗所女神亞底米銀龕的；亞底米在拉丁文是戴安娜，羅馬女神。製造這些銀龕是一種污穢、鬼魔的行業，與鬼合作，為著撒但邪惡的國（太十二26）霸佔篡竊人。在拜偶像的背後，有鬼魔煽動暴亂，抵擋使徒，攪擾並阻撓福音的傳講。這是撒但抵擋神在地上開展牠的國。

保羅在以弗所的傳講很佔優勢，使人談論起那城的偶像來。作這行手藝的人擔心他們同業這一行的榮譽會遭到損傷。（徒十九27。）結果起了很大的擾亂。底米丟所聚集的人怒氣填胸，『喊著說，大哉，以弗所人的亞底米阿！滿城都混亂起來，眾人抓住與保羅同行的馬其頓人該猶和亞里達古，同心合意衝進劇場裏去。』（徒十九28~29。）二十九節所說的該猶，不是二十章四節的特庇人該猶，也不是林前一章十四節和羅馬十六章二十三節哥林多的該猶，也不是約參一節約翰書信的受信者該猶。當時該猶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名字。

藉著優勝的職事引起攪擾

在十九章二十三至四十一節，我們看見一個重要的原則。這原則就是：我們若在一个地方停留較久，就該有優勝的職事，能以激動別人。就某種意義說，保羅在以弗所時是個惹麻煩的人。他到那裏以前，那城的人是平靜的，敬拜亞底米偶像。但保羅在以弗所至終引起大擾亂。他沒有攻擊亞底米的名，他乃是在盡優勝的職事，那職事激動了全城，影響了社會。這指明我們若是停留在某地，我們的職事該是優勝的，以致正當的激起那地的情形。

在二十三至四十一節，我們有另一個榜樣 - 藉著優勝的職事引起擾亂。我們若跟從這榜樣，就要藉著優勝的福音傳揚引起擾亂。我們到一個地方以前，那裏的人也許生活平靜，敬拜偶像。但我們留在那裏一段時間，因著我們優勝的職事，那城可能騷動起來。

那些與以弗所的騷動有關的事幾乎都很可笑。那裏告訴我們：『聚集的人紛紛亂亂，有喊叫這個的，有喊叫那個的，多半不知道是為甚麼聚在一起。』（徒十九32。）不僅如此，『有人把亞力山大從群眾當中帶出來，猶太人推他往前，亞力山大就擺手，要向民眾分訴。只因眾人認出他是猶太人，就同聲喊著：大哉，以弗所人的亞底米阿！如此約有兩小時。』（徒十九33~34。）亞力山大也許不是藉保羅傳福音得救的。他也不是提前一章二十節和提後四章十四節的亞力山大。論到這次的擾亂，那城裏的書記說，『至於今日的事，本是無緣無故的，我們實在有被控作亂的危險；論到這鬧事的集合，我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』（徒十九40。）我們從這些經節看見，保羅優勝的職事引起何等大的騷動。

有些人讀了以弗所擾亂的記載，也許會說，『我去一個地方為主工作，不希望看見這樣的騷動。』但如果你的工作真是優勝，至終這優勝會摸著黑暗權勢的心臟。在以弗所，黑暗權勢的心臟是亞底米女神的廟。越多以弗所人成為在主裏的信徒，這廟的影響力就越小。表面看來，這次擾亂是一些作手藝的人引起的。實際上，這乃是幕後的鬼魔激起的。

我們的職事乃是要繁殖復活的基督為神的國。但今天每一個城市都是魔鬼的國。因此，為著繁殖基督的優勝職事，乃是為著神國的爭戰。全地都是黑暗的國。我們作工時，若是非常仁慈、溫和，想討好每一個人，那麼不論我們在一個地方停留多久，都不會激起反對。倘若我們的職事真是優勝的，我們一定會遭受反對。

但我們不該憑自己作甚麼來激起擾亂，以為這就證明我們的職事有能力且優勝。作這樣的事是可怕的，因為那會被黑暗的權勢利用。那樣我們就不是為著神的國，基督之繁殖的一部分，實際上反而是黑暗之國的一部分。

我們都需要看見，神與撒但之間正進行著爭戰。所以，我們需要確定，凡我們所作的都絕對在神的國這一邊，沒有一事與黑暗的國有關。

因著神與撒但之間正進行的爭戰，我們應當豫備好面對仇敵的攻擊。我們若盡優勝的職事，至終會遭受攻擊，鬼魔的『箭』會瞄準我們。然而，我們不要因此喪膽，我們該像保羅那樣得鼓勵。

保羅剛強的面對攻擊，他沒有逃避以弗所那鬼魔的暴亂。事實上，他甚至想要進去，到民眾那裏，門徒卻不許他去。（徒十九30。）『還有幾位亞西亞的首領，是保羅的朋友，打發人來勸他，不要冒險到劇場裏去。』（徒十九31。）這些亞西亞的首領是亞西亞省的首要人物。在這裏我們看見，甚至保羅在政治圈裏的朋友也擔心他的安全。如果保羅冒險到劇場裏去，反對他的猶太人可能會抓住機會殺害他。

十九章三十五至四十一節描述群眾如何被安撫。那城裏的書記向群眾說完話，便解散了會眾。（徒十九41。）這是主的主宰，保守祂的使徒脫離鬼魔的暴亂。

主的主宰保守保羅

保羅在他的職事裏不斷與黑暗的權勢爭戰。我們曾經指出，在以弗所的拜偶像背後有黑暗的權勢。就著人來說，以弗所人沒有理由表現得這樣愚昧，一味喊叫卻不知道自己在作甚麼。他們的行為是鬼魔所激起的。拜偶像之人裏面的鬼魔煽動他們行事反對神繁殖的職事。這擾亂在保羅停留那城三年的末期發生，乃是出於主的主宰。二十章一節告訴我們：『亂定之後，保羅請門徒來，勸勉了他們，就辭別起行，往馬其頓去。』

經過馬其頓和希臘到特羅亞

在二十章一至三節，我們更清楚看見保羅所在的處境。一節說，他辭別門徒起行，往馬其頓去。保羅是在這裏，給在哥林多的召會寫了第二封書信。（林後二13，七5~6，八1，九2，4。）保羅給在哥林多召會的第一封書信，（林前十六3~10，19，）是在行傳十九章二十二節的時候，在以弗所寫的。我們也看見，在十八章五節的時候，保羅寫了給帖撒羅尼迦人的第一封書信。他給帖撒羅尼迦人的第二封書信，可能是在不久之後寫的。不僅如此，在這段期間，保羅可能寫了給加拉太人的書信。

按照二、三節，保羅經過馬其頓以後，來到希臘，在那裏住了三個月。使徒這時在哥林多，寫信給在羅馬的眾聖徒。（羅十五22~32，參徒十九21，林前十六3~7。）

四重的負擔

我們讀行傳十八至二十章，看見保羅至少有四重的負擔：為哥林多召會的負擔，為以弗所召會的負擔，為在耶路撒冷的光景更強的負擔，以及為羅馬召會的負擔。我們在上一篇信息曾經強調，保羅的心向著耶路撒冷。他靈裏定意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然後去羅馬看看。因著他的負擔，保羅寫了那兩封給哥林多人的書信，以及給羅馬人的書信。雖然他對地中海一帶的工作有很重的負擔，他對耶路撒冷召會的光景也非常有負擔。

二十章三節說，『住了三個月，正要坐船往敘利亞去的時候，猶太人設計要害他，他就定意從馬其頓回去。』保羅本來有意從希臘的亞該亞，經過敘利亞，到耶路撒冷去；（徒十九21，林前十六3~7；）但因猶太人設計要害他，就改變路線，向北往馬其頓去，從那裏回到耶路撒冷。他知道猶太人要害他，他要因此受苦。（徒二十19。）所以，他求羅馬的聖徒，為他回耶路撒冷的事禱告。（羅十五25~26，30~31。）這也可能是他要去耶路撒冷，靈裏受捆綁的原因。（徒二十22。）至終，他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後，被那些想要殺他（徒二一31，二三12~15）的猶太人捉住了。（徒二一27~30。）

保羅對那些設計要害他的猶太人非常小心。他得知這計謀，就智慧的改變他的路線。藉此我們看見保羅所在的艱難處境。雖然他在這樣的處境，但他仍然有負擔顧到主普遍的權益，不只在哥林多和馬其頓，也在耶路撒冷和羅馬。我們要看見保羅為哥林多、以弗所、耶路撒冷、和羅馬的四重負擔，這是很重要的。

在特羅亞擘餅

按照二十章五、六節，保羅和他的同伴來到特羅亞，在那裏住了七天。『七日的第一日，我們聚集擘餅的時候，保羅因為次日要起行，就與他們講論，直講到半夜。』（徒二十七。）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。（啟一10。）保羅在特羅亞住了七天，但他們只在七日的第一日，聚集擘餅記念主。這指明當時使徒和召會，認為七日的第一日是為著主聚在一起的日子。

新約沒有明說在特羅亞有召會，但我們讀了這段簡短的話，很容易能看見那裏有個很好的召會。保羅雖然很忙，卻和特羅亞的聖徒同住了七天；到了主日，他就趁機盡職供應他們，直到深夜。我們從這一點看見，保羅實在對主的身體有負擔。

保羅主日與特羅亞的聖徒聚集的時候，將他的信息延長講到半夜。然後，在那少年人從窗臺上掉下去的事件以後，他們擘了餅。（徒二十八~11上。）之後，保羅又『談論許久，直到天亮，這纔走了。』（徒二十一1下。）這指明保羅對神新約的經綸滿了負擔。

保羅對耶路撒冷光景的關切

我們需要看見，使徒行傳這些章節，以及加拉太書、羅馬書、哥林多前後書這些書信，所陳明使徒保羅的圖畫。我們研讀新約這些部分，能看見主在保羅身上得著了一個絕佳的器皿。保羅是一個完全由神新約經綸所構成的人。因為他這樣被構成，所以他對在耶路撒冷的召會有負擔。

實際上，在耶路撒冷的召會與在猶太的眾召會不是派定給保羅的負擔。保羅在加拉太二章八節清楚的說，主派定彼得作受割禮之人（包括在猶太地的眾召會）的使徒，又派定保羅作未受割禮之人（就是外邦人）的使徒。所以，保羅背負從安提阿到亞西亞，以及從馬其頓到羅馬所有外邦召會的擔子，似乎已經足穀了。表面看來，保羅不需要對耶路撒冷有負擔。但是，他看見了那裏的光景，他又是忠信的，所以就對耶路撒冷無法安心。保羅擔心從耶路撒冷這源頭出來的『毒素，』會污染整個基督的身體。

即使在古代，地中海一帶地區的交通也很頻繁。羅馬政府築了許多道路。從許多不同的城市到耶路

撒冷，特別有交通往來，尤其在節期的時候。因著這交通，耶路撒冷宗教的混雜就很容易擴散到外邦世界。

我們已經看見，彼得和雅各應當解決耶路撒冷的難處。然而，他們多少有點軟弱畏懼，並沒有處理這件事。結果，保羅最終有負擔去處理那裏的光景。

在行傳十五章，保羅和巴拿巴特意上耶路撒冷，對付關於割禮的問題。問題是解決了，但那個決議不絕對。因著妥協的決議，問題並沒有根除。反之，根源還存留在那裏。所以，保羅對耶路撒冷的光景無法安心。

雅各妥協，彼得軟弱，耶路撒冷可憐的光景繼續存在。因此，主忠信的僕人保羅負擔沉重，極為關切。保羅無法安心繼續他在外邦世界的職事，因為來自耶路撒冷這源頭的毒素往外流向亞西亞、歐洲、甚至羅馬。這是保羅無法安心，沒有把握，也不受鼓舞，繼續在外邦世界執行神新約經綸的原因。他的心為著耶路撒冷，他靈裏定意要去那裏清理混雜的源頭。

保羅在十五章上耶路撒冷；在十八章他第二次出外盡職的行程結束時，再次往耶路撒冷。（徒十八22。）保羅結束第二次盡職的行程後，來到該撒利亞。按照他的路線，他應當直接回安提阿。但是他特意往耶路撒冷，為要逐漸清除那裏的毒素。現在保羅靈裏定意再次上耶路撒冷去。

我們思想使徒行傳所描繪的圖畫，就看見當保羅勞苦作工，顧到主在地中海一帶地區的行動時，他仍然對耶路撒冷有負擔，因為那是擴散到外邦世界之毒素的源頭。所以，他無法安心繼續他在歐洲和亞西亞的工作。因著他的忠信，他竭力要上耶路撒冷，為要對付那從耶路撒冷往外流到外邦世界，宗教混雜之毒素的源頭。